

名家有约



王卫民

我也常常说黑头发黄皮肤是炎黄子孙，也说过有这个身份的骄傲。要不是随州之行，真不知道老祖宗竟在这里，惭愧，不孝。

当年，炎帝绝不会料到，在他身后许多年，自己会被子孙们神化，被供奉。

我来，见先人，确有些漫不经心。烈山是炎帝的出生地。四月的烈山万木苏复，一派生机，碧波粼粼的烈山湖，水面亮如镜，几千亩绿化林新绿初泛。偌大的广场并排儿的华表，拱围着巨大的塑像，非仰头而得见其容。想必活着时的他定是身材魁梧，力大无比，健壮、帅气。要不是尝百草时，误尝了要命的断肠草，他远远不会把生命指针定格在 60 岁。在今天看这个年龄不算高，那时算是高寿老人。几千年来，他没有死，他还在他的故土烈山下，端端正正地站立着。依旧目光如炬，向着远方。相传他生于农历四月二十六，因而这座塑像高 4.26 米。

炎帝生活的年代，人类文明初开。他目睹人们被疾病困扰，折磨，便走出烈山，风餐露



苏良

1

从未来去过海原。

这次直奔海原而去，纯粹是因为石舒清，一个我喜爱的出成长于海原的宁夏回族作家。

事先邀约老顽童，也没给他细说。老顽童喜欢自驾游，这些年来已经跑过不少地方，立志要走遍全中国每一个县城，现在大约完成三分之一了。

所以一说便成。

周五早上八时半出发。他现在还没退休，不用去原单位了，在一个幼儿园里当护校，需要值完一个早班。他几乎每个周末都在外地奔跑。

老顽童车技好，驾龄二十多年了，没出过大小事故，也算难得。因为生性好动，通年游泳钓鱼打乒乓球，身体素质不错，现在连续开车十个八个小时不犯困，中途只需要随便找个地方吃个午饭，喝点水，稍事休息就可以。

跟着导航跑，七百多公里路程，晚上六点多就到了。

2

一入县城，先住下来。办理登记时，试问：你们这里走出过一个作家，真实名字田裕民，笔名石舒清，知道吗？女服务员，年轻人，戴着回族头巾，有点不好意思地回答，不知道。

与老顽童相视一笑，路上就曾说过相关话题，文学现在是一个十分小众内的事，许多情况都在意料之中。

登记好房间，然后在隔壁食堂吃饭。点两个小菜，要一份爆炒羔羊肉。老顽童点的，说是当地特色。老顽童提议喝一点小酒吧，我陪你喝。我说你想喝的话，咱就喝。我其实不大喝酒了，老顽童一直就不怎么喝，因为胃病，不过说还是喝一点吧。食堂里却不卖酒。老板说，可以到旁边商店去买。果然就买来，二两的小郎酒，一个 20 元，买了两个。

买酒付账时，没忘记问同样话题：知道石舒清吗？老板是中年汉族男人，态度挺热情：哎呀，不知道。

有一点失望，海原县走出这么一位颇有建树的作家，怎么可能都会不知道，只是没问对人吧。

先坐大堂饭桌，顾客少，另外只有一两人。看见我们要喝酒，服务员过来说大厅里不可以，领我们进了雅间。觉得有点尴尬，才明白过来，这里是宁夏，不是内蒙古。

拧开瓶盖，准备捏着小瓶直接喝。服务员推门送进两只酒杯，那就倒杯中喝。却都没怎么喝，我二两不到，老顽童一两不到，临走折合在一起，还有多半小瓶，带走。

然后徒步往南，随便走走，走了几千步。街道很干净。楼房多数不高。喜欢这样没有高楼或者高楼不多的城市。夜里的广场有人，不太多不算少。路过一个修建在高台上的体育场，登台阶上去看一下，里面漆黑一片，空无一人。旁边是一个崭新漂亮的小区，还没有人住的样子，只有一户亮着灯火。

回房间，都有些疲惫。躺在床上，再给老顽童说说石舒清。白天在途中简略说过一点，他还不太明白。

老顽童抱着他的苹果平板搜索，说你放心吧，我干了多少年公安，找人没问题。

3

第二天早晨都醒得早，老顽童比我还早，一睁眼他就告诉我：肯定就在三岔河了，直奔三岔河没错。

老顽童的话是有道理的，认定的依据是，他搜索到几句关于《三岔河》一书的介绍：“既是一部村史，又是一部家史，亦是作家童年及少年的生活史。小说以作家故乡为地理背景，于记忆和经验中取材……”

退房之后，开车在街面上转转，来到县城东边，进一家小馆里吃了面。猜测三岔河也许就在东坡下面，也没向老板细作打听。随后动身，开启导航提示，却一路绕去，直到县城西南，进入几公里旁边一个稠密村庄。

在村里沿路直行，不一会儿看见七八个人，齐聚在院外路边，于是停车打听，一人向我们反问，你们是哪里人，他不在家么。回答说，知道他不在家，我们就是想在他老家房子这儿看一看，外面看一看就行，也没有别的来意。哦，他们明白了。于是有人让我们回头往一个清真寺旁边那儿去找。他们穿着干净，面色红润，戴着回族白帽，讲的是汉语，有些话却听不太明白。

说了两声谢谢就告辞，忽一人在背后叫住我们，拿手机里的百度地图给我们详细指点，说这儿这儿，这家就是。

我的方向感不是很好，眼睛又近视，想着就按他们大概指示，过那儿再问吧，老顽童却一把拉上那人，笑说你引我们过去，再送你回来，他犹豫一下，没听他们中有人一句什么话，上了车。

宿，在神农架尝百草，解百姓以倒悬。正因为他生对华夏文明初始贡献，才有了今天人们的供奉。据传，塑像落成揭幕的那一日，空中突然聚着一大群鸟儿围着朝奉，久久不散。

神灵不可信，但他治麻为衣，削铜为琴，始作耒耜以及作陶为器的贡献，创建了农耕文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史载“神农相土停居，令人知所避趋，建造房屋，使人们有了遮风挡雨地，进退有所。”他教民化桑麻为布帛，结束了以兽皮裹体的时代。今天的《神农本草》就归之于他曾“一日遇七十毒”尝百草。“古人不见现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这是多么敬业，乐于奉献，忧国忧民的老人。他教民稼耕时也不收费。无愧于一团火和太阳的象征。他把四牛耕作当作他生命图腾，可见那时候他的信念是何其坚定和高尚。

风带着春寒从烈山扫过，对神农炎帝的拜谒，使我的思绪沉重。在当下快速前进的时代下，《神农本草》的初衷还能残存多少？稼耕之地被污染，被砖混钢筋霸占。农耕文明中蕴藏着炎黄子孙的最基本的底线，还能保持多久。

海原行

有向导指引，一会儿就找到了，站在大门前，说这是他家，这是他叔叔家，还说，“我和他父亲是姑舅。”

淳朴热情，说话不高，老顽童开口问了 he 姓名，加了他微信，要送他，坚决不让，说他骑电过去。他们今天聚集，是因为一家人娶媳妇儿。刚才在车内问过他外出情况，说一般不出去，主要是饮食不方便。

大门紧关着，站在不远处看看，照了一个相。又在周围看看，照了几个相。看不清院落，看不清门窗，转到旁边和屋后也看不清。石舒清先生的家，掩映在蜂巢一样密密麻麻排列的一座一座深院之后。

一直没有惊动石舒清先生本人，即使不是这么容易找到，也不想直接贸然打听，作为一个普通读者，我其实加有他微信，还曾私聊过数次，和他请教过一些，知道他同样不是一个喜欢社交的人，不是愿意随便会见陌生人的

也知道父母都跟他定居在银川了，老家房子平时就是这样锁着的，他偶尔回来一段时间，那也是在闭门写作，所以，根本就没有产生过上前敲门的念头，甚至还害怕，正当我们叽叽咕咕在外面说话时，他或他家人忽然会打开大门出来，遇见陌生人，说一些无从起头的话题。

4

去海原地震博物馆看了看。

周末开放，有几个值班人员在。扫码登记进去，挨着看过一遍。视力不好，眼睛疲困。不久转出来，告辞而去，前后一个多小时吧，只接待了我和老顽童两个人，不知道平时什么情况。

老顽童以前没接触过这方面，这才对海原大地震有了了解，感慨一番。

于是告诉他，回去后，给你看一本书，石舒清的《地动》，不光有其史料价值，也有独特的文学价值。

然而知者好像并不多，比如老顽童这样的 20 世纪 80 年代的文学爱好者，他现在就闻所未闻。

这也正常，不必大惊小怪。

再好的作家，他的读者也只有一部分人。

像过去一样，一本书畅销天下，一个作者名满天下，其实都是不正常的；当然，一本好书现在如果不能面世，那也是不正常的。

石舒清的《地动》能够发表于《十月》(2020 年 2 期)长篇小说专刊，并且由北京出版集团发行单行本，这很不错了，也很正常。

而石舒清作为一个成功作家，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的获得者，一般读者不知道，他一些家乡人不知道，这也都很正常。

我想，石舒清的文学影响，可能还在后面。

5

在海原县大地震纪念碑前看了看，在万人坟遗址周围看了看，在西安州古城遗址处看了看，还去震柳那儿看了看，别的一些地方看了看，包括融释道为一体的须弥山。

途中向人问路时，和一个很热情的年轻人说了说话，邀我们进他家一处颇具古风的院子里看了看，家里面看了看，还送了一本有关海原大地震的书《在山走动的地方》。

他是西北农大毕业的，现在海原一所职高里教林学。问他，你知道海原走出去石舒清这么一个作家吗？他笑着摇头，不知道。

……

这趟匆匆忙忙旅行，我是满意的，因为中心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去看一个真正作家的故乡看一看，是什么样的环境，孕育造就了他这么一种成功。

老顽童笑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差不多吧。

人为了梦想是可以痴狂的，其实他又何尝不是。

比如，曾经有一次，他想驱车三百公里，去一个著名的陕北女歌手家乡看一看，后来在家人说服教育下才克制住了，——老顽童用了“克制”一词。

我和老顽童都是从底层乡村里走出来的，虽说跳出农门完成初愿了，然而一生没有能够做出大一点的业绩，颇有一些强弩之末难再逾越的失败，恍恍惚惚之间就老了，有时候想一想，还是很痛心的。

不过，心态都还比较年轻，也是一种人老心不老吧。

6

第三天下午回家，早早就休息，有人约酒，拒绝了。次日上午，我正在打上面这些字，老顽童发来微信：一口气看了《刀子》，感觉读了一卷朴素而又深奥的经文。

回复老顽童：不虚此行吧。

老顽童说：洗涤心灵之旅。

久。就连十分普通的豆芽豆腐、馒头，同是炎黄子孙和同胞，也有人忍心，也敢掺药使假。神农炎帝的这尊站立塑像是其 40 岁的体态和神采气象，凭他的人格和仁德，当初如若遇到如此恶作与罪过，定会掀了其“所”撕了其“衣”。踢出“炎黄”门。

神农书院是两扇土红色斗栌院门，很古朴，廊厅门柱书“惟楚有才，三湘弟子遍天下；于世无偶，百代弦歌贯古今”。进院，果然一尘不染，十分幽静，花甬缘影，没有书童。谈屏时代，“书院”只供游人了。

大殿里是一尊汉白玉神农炎帝的坐像，想必是他老人家在那里的站立累了，或是看见了太多的丑恶，回到了室内，坐在地上，一声叹息。这尊像，人虽老，其目光炯炯，慈祥而睿智，由不得人心生敬仰，屈膝跪拜。这雕塑是神农炎帝画像，临摹所作。相传八国联军入京掠夺走了藏于故宫的原作。竟被美籍华人的祖辈有一次在美国华岗博物馆发现该画后，倾其毕生积蓄，几经周折将画像复制下来。临终嘱咐后人一定要将此画像送回炎帝神农故里。直到 1982 年 11 月，他的后代靠一本英汉

对照词典和一幅古随县历山地图，跋山涉水，又绕道台湾，才将画像交给这里。

走进时空隧道，不论是勒石、雕塑，古钟、香案，以及娓娓动听的解说，感觉并不真切。恍惚中似乎读出的是神农炎帝站立凝神，是对农耕文明即将远去的不解。手捧着的那一杯稻菽，似乎在说，不勤五谷何来米。而那尊坐像倒是慈眉善目的，那不眨一下的眼睛里是一种无奈。尝过的百草变了味儿，不论煎汤清与浊，泌不出来，能治病的药汤，“铜”引子过了量，都是唐臣，《钱本草》被人忘了。五谷不是原味，果蔬有残留，当初教民稼穡，少了一道“防火墙”。是“欲壑欲火”把人烧坏了。

返回时，我落在最后边。我不晓得我在思考着什么，一直在逡巡。是在“看戏流眼泪”呢，又不是，只觉得心里沉重。这时弟弟电话过来，说老屋要拆了，那合石磨子在老屋的院子，磨眼里都长出了一株榆树，有擀杖粗了，磨台上的苔藓有一拃厚，太扫眼，搬不走，挪不动。他问我咋办？

我瞪瞠着，竟瞪目结舌，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



国画 绣球花开 何怀东作



解忧便利店

张小龙

在城市的一隅，有一家名为“解忧”的便利店，它的招牌在夜色中闪烁着温暖的光。这家便利店不同于其他的店铺，它不仅售卖日常用品，还售卖一种特殊的商品——解忧。

店主是一位中年人，他的头发已经有些花白，但眼睛里的光芒依旧年轻。他总是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作服，脸上挂着和蔼的微笑。人们都说，店主的微笑就像春天的阳光，能够温暖每一个走进店里的顾客。

解忧便利店的门口有一只风铃，每当有人推门而入，它就会发出清脆的声响，仿佛在欢迎着顾客的到来。店里的布置简单而温馨，货架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商品，从新鲜的面包到各种口味的饮料，从日常的洗漱用品到小巧精致的装饰品。

但解忧便利店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它后面的一个小房间。那里放着几张舒适的沙发，一个书架上摆满了书籍，还有一个角落里放着一些棋盘和纸牌。这里是顾客们解忧的地方。

每当夜深人静，城市的喧嚣渐渐远去，解忧便利店的灯光依旧明亮。那些带着疲惫和忧愁的人们，会来到这里，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坐下。他们或是翻阅一本书，或是与店主下一盘棋，或是简单地与店主聊聊天。

店主似乎有一种特殊的能力，他总能听出顾客话语背后的忧愁，然后用他的智慧和温暖的话语，帮助他们解开心中的结。他说，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盏灯，只要点亮它，就能找到前行的方向。

解忧便利店成了城市中的一个传说，人们都说，无论你有什么烦恼，只要走进那家便利店，就能找到答案。而店主，就是那个点亮心灯的人。

有一天，一个年轻人带着满腹的迷茫走进了解忧便利店。他刚刚失去了工作，和女友分手，生活似乎一下子陷入了黑暗。店主给他泡了一杯热茶，坐在他对面，耐心地听他倾诉。

年轻人说完后，店主带他走到窗前，指向外面的星空。他说：“你看，即使在最黑暗的夜晚，星星依旧在闪烁。每个人的生命都像一颗星星，有起有落，但只要不放弃，总会迎来属于自己的光明。”

年轻人的眼中重新燃起了希望的光芒，他谢过店主，带着新的勇气走出了便利店。而店主，依旧守在他的店里，等待着下一个需要解忧的顾客。

解忧便利店，就像城市的一盏明灯，无论何时，都为那些迷茫和忧愁的人们点亮希望。而店主，就像一位智者，用他的善意和智慧，帮助每一个走进店里的人，找到心灵的慰藉。

蒙西镇 激情跳跃的音符(组诗)

张冰剑

雪卧高原

云朵收起翅膀，一片片滑落
像一条洁白的巨龙
恰似一介文人吐出的霸气
卧在茫茫高原

羊群像行走在云端
驼铃声震荡，高原一派苍茫
露出云海的夕阳又跌落天涯

牧归匆匆。马蹄蹒跚
溅起浪花百尺
马尾摇摆，射进万丈黄昏

赞歌唱给蒙西镇

劲风浩荡波动五岳三山
似琴弦上震颤的音符
如百灵鸟轻歌曼舞歌唱

峰峦孕育，高原正争春
看我蒙西大地
雄鹰展翅，正飞翔

蓝天正蓝，高原辽阔
激情润巴疆。铁锤映赤旗
献计献策会议正繁忙

赞歌献党
盼天然气早入农门
民生为重，担当敢作为
人民至上

事事暖心，绘蓝图
同心愿，相商共富
高原暖阳

风和日丽，共商大计
蒙西，富强民安
人民豪情奔放

百姓喜，到处风轻漫
红旗飘，漫天福光
看我蒙西，云染笑脸庞

新征程，催马扬鞭
步履有力铿锵
带领蒙西人民再创辉煌

牧民永远跟党走

大山笑着张开了嘴吐出一轮朝阳
牧人肩上扛着阳光，放牧着云朵
我听到了金黄的脚步声
十月的诗句滑落在幸福的草原

轻风弹奏着笑声
笑声远播着党的温暖
光阴的鼓谱里找不到往日的惆怅

指尖的轻快翻阅往日的记忆
党恩为万千牧人遮挡着风雨

一张张笑脸在高原上豪放
敞开心扉，怀抱党的阳光
感恩的花朵
在千千万万牧民心灵绽放

牧人的歌谣传唱着党史
撑开了高原的辽阔
悠远的驼铃唱响甜蜜
幸福把草原的风景点亮

在点缀着马兰花的草原上看落日

杨梅

我愿意这样和你
一起去看落日
在点缀着马兰花的草原上
缓缓地走着，走着……
任世间最温柔的风
轻轻吹拂着我们
吹拂着天边的落日
吹拂着脚下的马兰
我们沉默着
久久地沉默着
任思绪乘着微风飞翔
看彩霞驮着夕阳西下
细数每一缕余晖的光芒
怎样挑起此刻的浪漫
让世间最轻柔的风
微微地，微微地
吹起马兰的幽香